

陳 邦 直 著

羅 振 玉 傳

東方國民文庫第三十編





東方民國文庫

羅振玉傳

陳邦直著



30

西

康德十年五月一日印刷
康德十年五月五日發行

〔定價 壹圓參角整〕
〔送料 八分〕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陳邦直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陳邦直
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
駒越五貞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滿洲文化協會

電話②三七四六番
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
電話代表②一九二一番

新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

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
電話代表(2)六九〇五番

振替口座新京三三六〇番

總批發處

印刷所

發行所

印刷人

發行人

著作者

目次

一、童年時代（自誕生至二十歲）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上虞羅氏之家世——故鄉淮安——啓蒙讀書——第九名秀才——寒苦出身——青油燈下之第一部著作

二、青年時代（自二十歲至四十歲）……………（七）

爲童子師——發表治河論——創辦農學社及農報館——創辦東文學社——與端陶齋訂交——受知於張文襄公——革新武漢農業教育——初次渡日——政治活動之開始——與長岡子爵之密談——南下粵江

三、壯年時代（自四十歲至六十歲）……………（一九）

宦游江南——入官學部——保存太學——大庫秘藏——西陲墜簡——研究甲骨文——字及編纂殷虛書契——亡命日本京都——革命後之羅先生——京都永慕園中

之遺老生活——羅先生與王國維——羅先生與藤田豐八——國學叢刊之出版——與歐洲學者之關係——明器之著錄——收藏古物之態度——客居海東之著述——五十日夢痕錄——第一次辦賑——歸國——第二次辦賑——舉辦實業——審定內府古物——宮門之變——扈蹕蒙塵——六十賜壽

四、老年時代（自六十歲至七十五歲）……………（五四）

王國維先生之殉節——隱居遼東——將軍山上之貞松堂——纂修熹平石經及其他——講授清代學術及論語——書法及鑑別——建國時代之活躍——迎變定鼎——滿洲文化事業之發軔——七十賜壽——順治路私邸中之生活——功成身退——晚年著述——最後之著作——永眠道山——先生之治家及其後代——恭敏公之素描——遼海吟——羅先生之面々觀——偉大的羅振玉先生

「附錄」年譜……………（七三）

童年時代

上虞羅氏之家世

羅先生原籍浙江省上虞縣，自其曾祖敦賢公（字希齊）於嘉慶年間，宦游鹽河幕府，流寓江淮，遂寄籍江蘇省淮安府。敦賢公有子九人，第三子名鶴翔（字翼雲），是爲先生祖，官江蘇省高郵州知州。鶴翔公有子二，長名樹勳（字堯欽）是爲先生父，任江寧清河縣丞。蓋自百餘年來，卽爲江南之書香世族。

故鄉淮安

淮安位於長江北岸，當淮河泗水之彙，風物茂美，爲江北名鎮。產業以米穀爲主，在津浦鐵道尙未敷設以前，南中漕運，咸集於此，以故商賈殷富，文化發達。

先生於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，誕生於淮安府南門更樓東廡宅。乳名玉麟，稍長

樹勳公名之曰寶鈺。後應浙江省紹興縣之童子試，乃改名振鈺，字式如。中試後，復改名振玉，字叔蘊，又字叔言。晚年自號雪堂，又號貞松老人。

啓 蒙 讀 書

先生行列第三，自幼羸弱，五歲始斷乳。次年，乃入家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（字導源）開始識字，啓蒙讀書。惟體弱多病，一歲之中，病恒過半，故讀書時甚少。但先生祖母方太夫人督課頗嚴，非至病臥床榻，必令在塾中靜坐，聽諸兄讀書，因此往々能默記背誦。七八歲時，遂略通文義。岷江先生賞其早慧而慮其不壽，謂先生父堯欽公曰：「此子倘能永年，異日成就必遠大。」

先生之祖母方太夫人，出自名門，深通文藝，治家嚴肅，尤器異先生過於諸孫。嘗親自課讀，先生童年時代，生長於春風化雨中，故性至馴靜，不爲嬉戲。以多病，九歲始畢四子書，十三歲始畢易，詩，書三經。是時初學爲詩，文，及短篇論說，岷江先生頗賞其有藻理。十四，十五歲時，讀禮記，春秋，左傳，如是遂畢五經。

第九名 秀才

當時中國仍行科學制度，先生年十六歲，乃習爲「制舉文」（卽八股文）是歲三月，堯欽公送先生諸兄返上虞縣，應「童子試」（卽縣考，係稱小考）。命先生偕往。彼時先生作「八股文」僅能成半篇。中途嬰疾，至杭州益劇，臥病旅舍。蓋先生素病喉腫，至是大發，水漿不入口者幾二旬，醫者投以瀉劑，始能飲食。適值孝貞皇后上賓，國郵停試，先生疾亦尋愈。後於五月初赴紹興應試，試畢，入上虞縣學第九名「秀才」。

先生入「縣學」時，爲「制舉文」尙未能完篇，臨場勉強爲之，自揣必將失敗。不意「正場」乃考問「經詁」，文題爲「盧橘夏熟賦」，試畢，學使張霽亭置先生卷第一名。繼復疑其不類童子手筆，因折彌封（卽密封）見其年僅十六，益爲懷疑，乃提堂面試，并出賦卷命當面講解，經先生一夕解答後，疑始冰釋。繼詢問平日所學頗詳盡，并將疑意明告先生，且加勉勵曰：『予歷試諸郡，未見秀才如子者，然子年齡尙幼，宜歸家多讀書，異日前途遠大，不必急於一時科名』益期許於先生者，殊遠大也。

寒 苦 出 身

先生早歲家貧，堯欽公以質庫折閱，逋負山積。至是試畢，攜先生等歸淮安，數月後，堯欽公得署江蘇藩司檄，任江甯縣丞，遂往就職，兼謀避債。留先生居家，佐母范太夫人主持家務。先生自總角以來，足不踰書塾，罕與社會接觸，故初見司理田租者，如見大賓，汗出如漿，久乃相習，至是先生遂開始其人間生活矣。

童年家境既如上述，至諸兄完娶成室後，家業耗費，生計益艱。值歲暮除夕，范太夫人至書齋謂先生曰，『歲除祭祀，禮不可缺，環堵蕭然，何以卒歲。』因相顧流涕。先生乃急出奔走，告貸親友，日晨始得錢四千（卽制錢四串），勉強度歲。

先生於持家之暇，攻讀弗懈，無力購書，每於親友處借書歸讀，日必挾冊出入，習以爲常。嘗以應試途經鎮江，流覽書肆，見有粵刻皇清經解一書，愛弗忍釋，歸於旅舍燈下告堯欽公，公賜錢三十千（制錢三十千，卽俗稱三十串錢，合銀約六兩左右）購得之，如獲至寶。夙謂先輩語曰『讀書當一字不遺』乃以一歲之力，讀竟三周，雖如觀象授時，

時人傳等難於瞭解者，亦勉強讀竟，先生自謂平生得知讀書門徑者，蓋基於此時也。

青油燈下之第一部著作

十七歲後，讀書之時間愈少，而攻讀愈苦，晨興，即接見債家，奔走衣食，日暮始得讀書。是時仍爲青油燈時代，先生每夕讀書，貯油盈盞，且貯油他器以備需用，及盞與器中油用盡，時晨鷄已三唱矣。

先生自幼對於考證學即深感興趣，至是於服習經史之暇，思唯古碑版足資考證，適有山左估人劉金科者，歲必挾山左，中州及關中各地古碑版刻本，賚至大江南北出售，道經淮安，先生雖心愛之，因貧不能得，乃與劉氏訂交，租賃讀之，每碑版一紙，賃錢四十文，持歸即抄寫考證，久之，遂著成讀碑小箋一卷，又雜記小考訂爲存拙齋札疏一卷，此爲先生著述之始。

光緒十年四月，先生年十九歲，娶連平范振之先生之女爲室，是爲元配范夫人。及先生開始著述，無力印刷，范夫人爲其脫簪珥易資付梓。書成，時江南名儒俞曲園（樾）太史，讀之亟加稱贊，并錄書中數則，輯入其名著茶香室室筆記中，於是海內名宿，咸知

先生之名矣。

青年時代

爲童子師

先生弱冠以後，爲補助家計，乃應山陽劉氏館爲童子師，歲得酬脩二萬錢。（二萬制錢，約合白銀二十兩）授課餘晷，輒以著述自娛，經史而外，兼及小學，目錄，校勘姓氏諸學，歲必成書數種。是時，先生雖居恆困乏，顧獨年少志銳，刻苦潛修，恥以書生自牖，因留心於政治，經濟，當代實用之學。好讀杜氏通典，及顧亭林（炎武）之日知錄等書，又常讀兵家言及防河書籍。

發表治河論

光緒十九年間，河南省鄭州一帶黃河決口，延及直，魯，豫三省地方，水患頻發。張曜氏巡撫山東，銳意治河。其幕僚有主仿賈讓「不與河爭地」之策，謂須放寬河身。同

時上海紳士施少欽等響應其說，將以賑款盈餘收買河岸民地，以益河流。先生聞之大駭曰：『今日河身已寬，若更增益，則異日漫溢，害且無窮。』乃著治河論萬餘言，痛加反駁。丹徒名士劉鐵雲（名鵬，即名著老殘遊記之作者）氏，時為魯省觀察，與先生素不相識，見先生此文，大驚歎服，并以所著治河七說寄示，內容與先生宗旨多有符合，遂相訂交。并保薦於巡撫張公，張公簡邀先生入幕，先生以親老辭謝，一時轟然塵上之「河身放寬」說，竟以先生及劉鐵雲氏之反駁而中止其事。

創辦農學社及農報館

甲午戰役之後，國瘠民貧，先生目視時艱，因念農為邦本，本固邦寧，復感於古人「不仕則農」之訓，乃萌學為稼穡之志。於服習齊民要術，農政全書，授時通考等書畢，更欲採用新法之自然科學，以資改革，遂與友人蔣伯斧氏創辦農學社於上海，購求日本歐美農學書籍，翻譯印行，悉心探討。時先生家計漸裕，迎奉老母移居滬濱，設置農報館，延聘通習外國文字者，專譯各國農業學術之書籍雜誌。蔣伯斧氏董理庶務，先生自任總編輯。後蔣氏歸里，先生掌管一切，前後垂十年間，譯印各國農學書達一百餘種，

一時中國各地研究農業者，莫不奉爲圭臬也。

當是時，國事日非，人心動搖，南海康有爲於會試公車北上時，集合各省舉人，上萬言書，首請變法自強，并創設「強學會」於京師。先生友人汪康年氏，亦新進士，不應朝廷殿試，而南至上海，創時務報館，聘廣東新會梁啓超任爲主筆，譯述歐美報紙，登載「瓜分中國」之說，以激勵人心，一時海內青年學子，翕然從風。是時，先生適在滬濱，見及中原士大夫之過江南下者，莫不抵掌高談天下事，以時務報館爲中心，其議論專以啓民智，伸民權爲宗旨。彼等仰先生之名，多相挽勸參加，且皆署名於農報館。先生乃與蔣伯斧氏議曰：『此等所謂志士者，大半浮華少實，異日於國爲利，爲害，尙未可知，此時宜稍遠避之。』蓋先生自是鑒及康梁黨人無成，已立志效忠清室，故先生居滬十年，暗然獨立，始終未參加黨派運動。

創辦東文學社

當先生創辦農報館時，曾延聘日本藤田豐八氏譯述日本農學書籍。藤田氏性情抗直，學問淵博，與先生交誼日深。某日，先生與言及：『中日兩國，本唇齒之邦，宜相親

善，以禦西力東漸，甲午之役，同室操戈，日本雖勝，宜非幸事也。藤田氏深韙其言，謂謀：『兩國親善，當自士大夫始。』於是日本學者之來游中國者，必爲介紹聯絡。然苦語言不通，乃謀創立東文學社，以日文日語講授各種學術。賃樓數楹，招生入學，經費由農報館擔負，藤田氏任教授，先生以農報館事務羈身，乃舉友人邱于蕃氏任校務。

是時，中國各地學校，無講習日文者，故來此求學者甚衆。復招聘日人岡嶺雲氏爲助教，及日本駐劄上海副領事諸井六郎氏，領事館書記船津辰一郎氏等任義務教授，於是東文學社之陣容儼然成立。自此，中日兩國當局，始有同文會，及同文書院之組織。同文會々長日本公爵近衛篤磨氏，副會長子爵岡護美氏等，均先後與先生訂交，日以同文同種之義，互相敦睦，而中日兩國之學者，咸互習其語言文字。

東文學社，創立於光緒二十四年仲夏，是年秋間，遭逢歷史的「戊戌政變」，校費無着，邱于蕃氏亦棄而他就，學生散去三分之一，此唯一研究日文之學社，幾將中輟。幸有高材生如海寰王國維，山陰樊炳清，桐鄉沈紘等，攻苦力學，潛修深造，先生不忍使其半途廢學，乃告貸親友，舉私債以勉強維持。一年之後，王，樊等學業精進，社中所授之歷史，地理，理化各科，由彼等譯成漢文，先生捐助私囊付梓出版，銷售甚暢，自

是校中經費賴以不匱。當先生一身兼主農報館及東文學社之際，數載之間，財力窮困，時告支絀，而先生始終如一，獨力支持，親友輩莫不憂其艱苦而服其勇氣，蓋由於出身寒苦，憂患備經，故能堅持奮鬥，沈毅不撓，卒使其所有事業，莫不成功也。

與端陶齋訂交

不行

光緒戊戌年間，朝廷銳意變法，進用康有爲，梁啓超輩，推行新政。溆陽端陶齋氏（方）時任農工商部大臣，將欲振興農業，耳聞先生名，移書下問，先生覆稱：「欲興全國農業，須自畿輔（即首都地帶）始。昔怡賢親王議興畿輔水利，竟未果行，公若成之，不朽業也。」因寄畿輔水利一書，附以長函，端公閱之欣然，乃議先開張家灣一帶荒地，以資試辦。未幾，值政變，端公出爲封疆大吏，其事遂寢。頻行，遺先生書曰：「興農一事，朝旨不以爲非，君若願北來，當言之當道，必加倚重。」先生得書，頗有北上意，尋念親老，不欲遠離，乃謝之。時先生與端公尙未識面，僅書簡通問而已，但與端公訂交，實始於此。

戊戌政變後，當時所謂維新志士者，皆紛紛四散，及至光緒二十六年之「庚子事件」